

分類時務通纂

清·陳昌紳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分類時務通纂

③

清·陳昌紳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三冊目錄

內政類		一
工政		
直隸水利		
江南水利		一五
各省水利		三三
開辦學堂(附新法)		九一
外交類		二二一
詳目		二二三
萬國公法		二五五
公法總論		
主權		二六五
邦交		二六九
盟會		二七三
權利		二七七
制律		二八一

通使		二八七
戰例		二九一
和議		三〇一
西國公法家		三〇三
推論公法		三一三
中外約章		三二三
訂約		
交易		三三三
稅鈔		三三九
改運		三五七
領事		三六三
免稅		三七一
優卹		三八九
法制		四〇一
獄訟		四一五
保赦		四二七
畫界		四八一
設官		四九一
遊歷		四九九

第三冊目錄

學習.....	五〇三
傳教.....	五〇五
租界.....	五〇七
招募.....	五二一
中外使臣.....	五二七
公使.....	五二七
領事.....	五四五
各國邦交.....	五五一

會盟.....	五八一
交涉.....	五八一
會議.....	六一五
遊歷.....	六三一
外國政俗.....	六三九
政治.....	六三九
風俗.....	六六九
官制.....	六九七

分類時務通纂卷四十七

內政類

工政六 直隸水利

畿輔水利議 王鑒曰天下有大計可以寬東南之民力而後國家裕足食之源者莫如西北之水利而尤莫切於畿輔然欲興其利者必先有以操其根本而達乎神明變化之權然後可以成大功而傳之久遠昔北魏裴延儒為幽州刺史立渠溉田萬餘頃唐潞州刺史盧暉引濟沁溉田五百餘頃宋何承矩於雄莫薊州興堰六百里元丞相脫脫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連安鎮立法佃種給紗五百萬錠解年大稔明徐貞明水田謀尤詳嘗以九月任事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頃卒為浮議所投論者惜之此古營田之尤者也 本朝雍正三年上命怡親王周履三輔大興營田五年分立四局一曰京東局轄豐潤玉田諸州縣自白河以東咸隸焉二曰京西局轄宛平涿州諸州縣自苑口以西咸隸焉三曰京南局轄磁州永年諸州縣自濟漳以西咸隸焉四曰天津局轄天津靜海滄州及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咸隸焉其所引水小則諸山泉大則拒馬河子牙河白洋淀小清河滄陽河滹沱河永定河及海口滹遼河湖水 自五年至七年得田六十頃有奇此尤近事之可徵也迄今甫及百年遺蹟多湮豈無望於脩明其緒者歟余嘗僑居直隸訪府政其志書乃知北方水利固可行然亦有難於南方而不當一概施之者徐貞明反謂北易於南夫豈其然蓋南方土黏而固故田塍厚僅數寸而開畝出水之川終歲不毀北方土瘠多沙雖尋丈之隄水入則壞此土質之異也南方多水之委且旁有所東故源遠而流不甚激終歲不竭北方多水之源冬春水涸雖近河之田常不贍而遠者益難及夏潦一至則勢激而多壅近河之地先受其害其去易涸故下流所資亦無多此水性之異也南方氣暖春雨常多著秧時田得及時北方雨澤常稀值雨則又憂水潦此氣候之異也且如史起引漳傳為美談而今志書謂漳水決不可引亦猶鄭國引涇而涇陽縣志言涇水決不可引也非又古今之異宜哉然則欲興水利必先相其土宜仿南方築圩蓄水之法或開支河之流或為蓄水之塘而又參用古人溝洫漕川之法早則引水以至溝洫潦則引水以達漕川然後水之便者可以代雨而又以防其氾濫之虞其餘棄田之物播種之具一切募南方人為之其土之必不宜稻者仍使之藝旱穀旱穀不可以久藏則於近地產稻之處易穀以為積貯又使多植粟以供食要使地無曠土民無餘力即不必盡為水田而所得者已不少則無論可省南方之輸運而先有以裕北方之食 用矣由畿輔而推之於秦晉

齊魯其利皆可興也然今之曰皆民閒世業豈可奪其目前自有之利以供我之閒渠其岸相其水勢而行之故是必厚
 償其直而募人以耕作之隨時以修治之則公帑之耗其可以省乎故條貞明亦言憚於費財而欲舉力田之科開墾罪
 之條吾恐尚不足以勸也善乎許力臣先生之言曰虞集之議不行於當日而丞相脫脫能行之於至正閒以其時鈔法
 盛行內帑不虧而國用足也然則行水田必先講求鈔法而後為之不憂其無成成之不憂其旋廢斯誠萬世永賴之利
 也夫

畿輔水利叙略

林則徐曰竊惟

國家建都都在北轉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靡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

經國遠猷務為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亦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聚成六千餘頃

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蹤稱通久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
 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歷歷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
 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瑛崇湖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竊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
 熟之歲收投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
 其數即足以當之又當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敷所運僅恐成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
 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閒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
 洫之法皆可成為上腴謹考宋臣邱壘邱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畝若俟取木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
 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場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工效
 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第九運之船便可停
 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蠲其一半之數折徵南漕以為歸還原墾工本及墾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
 鎮大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兩而糧船既不須起運凡漕務中
 例給銀米所有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可大為撙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浙而減不
 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替自除絕無調劑旗丁之苦朝廷萬年至計似在於此謹將草諸書擇其簡明切要可備
 設施者條列事宜折為十二門首曉水田利益國計民生明當務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績因利而示已成之事
 著必效之券也次專責成次優勸其齊心力勵勤能也次輕科則以絕顧慮次禁擾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議一統以防中

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經畫可施次以田制溝洫而營種之事備焉經畫既施美利務在均平故攤撥次之美利既昭見小
於貽遠者故禁占畝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樂利而營田之能事畢矣凡所鈔輯博稽約取匪資考
古專尚宜今冀於裕國便民至計或稍有裨補云謹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而知其種樹藝之事
繁矣而聖鑑之內惟稻人設專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較諸職特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最豐又性宜水為之溝防蓄洩
之制天時不齊可仗人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之本務而畿內藝稻又為天下之
本務我朝勅農重穀列聖相承節節耕織悉被宸章海濱雨暘動關聖慮稼穡惟艱難周知固已立為世不
拔之典矣而畿輔農田水利歷經奉旨興修藝稻迄猶未廣今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
不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觀潞水客談所述及本朝諸臣奏疏先後指陳稻田利
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上裨國計者不獨為倉儲之富而兼通於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獨在收穫之豐而并及於
化邪弭盜洵經國之遠圖尤救時之切務也今誠逐條研核確信夫營田藝稻實為根本至計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
萬年美利既不難操券以觀成俟戴經營乃可與更端而圖始土宜之辨已事之微可遞詳矣又案稻水穀也禹謨六府
始水而終穀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近在內地者無論已迪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木錫以嘉名臺灣
懸閩海之中而有潮可通產米甲於諸郡此皆從古天荒開自本朝而一經耕治遂成樂土况神京雄據上游負崇
山而襟滄海來源之盛勢若建瓴歸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浚深以大其蓄蓄有潮汐以資其潤澤水派之播派於全
省若氣血之周貫於一身與衍之資天造地設是有一水即當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當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
因地制宜之用化瘠為沃之方恐狃於成見必將以水土異怪為疑今且不敢遠徵斷自元明建都以來敷陳諸策固已
言之鑿鑿試之有效而我朝怡賢親王周歷經度臺次疏陳參之諸臣奏議三輔志乘凡止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經逐
段指出則酌量實據天地自然之利尤為萬無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無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
稻田之不廣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興水利者可以考求遺迹實力舉行矣又案天下事創則難與慮始因則
易與圖功故治地莫善於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謀稻於北似創而實因也時
建其言水利大興即元標嘗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竊謂今日用因之法莫
如因古人之遺迹而修復之因現在之成效而推廣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講一旦興舉事同創始

利益雖宏土宜雖得而未經試可人將不信奈何承矩規畫塘澤人多議其非使發書置足承矩提漢魏至唐屯田以折之平始信服不二年算德送闕功效大著至今畿南杭稻猶其遺澤承矩蓋善於用因者矣今歷稽開墾成績著之於篇某州某邑某泉某水按圖可索信而有徵主議者既法然於說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晚然於功之有可據或就廢墟古渠之迹尋訪遺規或即羹飯稻之鄉講求成法而一切營墾事宜可舉而措之矣又某周人重農故農官莫詳於周禮漢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參軍皆於守令而外特設專官竊以某民裕國本是守令之事若設官專領於民情之苦樂地方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既無司牧之權則令未必行某未必止公事恐多牽掣若仍須會同地方官又易啟推諉歧視之漸且多一衙門多一冗費即鄉村董勸之人如農師田長等名目亦不必設恐奉行日久實去名存徒滋閑閭浮費也守令為親民之官情形熟呼應靈擇其勤恤民隱實心任事者屬之經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絀課其殿最不煩更張而事可集故當創行之始相度水泉經畫地畝以及招募農民試種倡導章程宜專簡大員核定辦理俟事有緒緒效可廣推則專者之地方官為便又案魏書高允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三萬七千畝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三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旨哉斯言其著勸農之利可謂約而達矣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為水田易雜糧為稻米畝益至一石以外則勸課之功其效愈廣伏讀大清會典載國朝墾荒自助牛種寬徵賦而外有懸爵賞以勵招徠之條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課之勤故獎之至也今營成之後地方官既各視多寡以為考成民間自營者驗明成熟有效按頃畝分別等差給予優獎佐之以議敘之典贖罪之條如此則勸率自至鼓舞自生數年後倍入之獲自驗而身習美利所在民自趨之不待勸而無不勸矣又某水田之與西北大利也然或計其歲入之饒而謀及歲供之數則民情惟懼重賦必將瞻顧不前昔徐吏明領墾田使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事初舉而煩言頓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徵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是因墾議賦適因賦病墾卒至田不加闢賦無可增於國於民兩無裨益我朝賦役之制東南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用一緩二實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無可議減賦又何可議增請自今新開水田若本係行糧地畝照原額徵收永不加增或係無糧荒地亦須酌寬年限緩其升科輕其賦則明定章程徧行曉諭俾共知聖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間有倍入之收不計國賦有絲毫之益庶良懦絕顧瞻之慮豪猾息撓阻之謀而樂事勸功共戴皇仁矣又案為國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有偷事之人任事者方

興利以救弊恤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誠慎之也今興治水田為西北百姓建無窮之利民
聞自營之產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賦稅不增租典由便有利無害者也特恐創行之始或急於見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
吏生事滋擾甚或違理妄行藉以阻撓政事如雍正六年上諭處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將養民之政反為擾民之事此
端一開浮議乘隙而生必致懲莫可喻廢食是在承辦各官毋急近功毋執偏見虛心諮訪善言勸導毋令書役得
以藉手庶杜新防微之慮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又奉天下事當積重難返之後萬不得已而思變通幸而就理萬
世之利也然北米充倉南漕改折國家歲省經費萬萬民間歲省浮費萬萬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規中爰除者則舉
行之日浮議阻撓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開濬大通河漕船已達大通橋節省金錢無算而張鶴齡等因失車利造黑書
之說以阻壞之夫成功尚可壞況未成乎徐自明初上水利議格不行遲之十年重以蘇瓊徐待王敬民申時符諸人之
力僅得一試無何蜚語潛入王之棟一疏敗之而有餘舉事者何其難撓事者又何其易也今聖謨樞贊一德一心詢
謀既定無慮異議之滋而小人之浮言梗阻勢亦在所不免是在卓然不惑處之有適而已又塞溝洫之利甚溥非獨水
田宜設前人論之詳矣而經導水田要在盡力溝洫陂塘之疏蓄所以供溝洫之挹注也閘堰涵洞之啟閉所以均溝洫
之節宣也溝洫修而田制備田制備而地中之水無一勾不疏如血脈水旁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大禹之粒黍民舉
其要不外濬川距海濬畎澮距川然則營田之亦盡力溝洫而已直隸八郡地勢西北高東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
下之異今擇其近水之處隨宜經畫負山高仰之地可導泉引澆則為陂塘以備膜陂澮河平廣之地可疏渠引澆則為
閘堰以齊旱潯潯海近淀之地可築圍引澆則為圩隄以防漫溢如是則水之田惠者寡水之不為田用者蓋亦寡已
經畫既定播種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漑之力辨別土性擇稻種以適氣候之宜使向之聽豐歉於天時者
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實咸登矣又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畝折四步為溝洫損四步以益
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為利愈廣或利周一邑或利開數郡而遇有佔用民地之處
輒生異議者虧一家私己之產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恆情所樂從也我憲皇帝洞鑒此情爰有加倍賞償之諭嗣
經怡賢親王奏請均攤抵抵部議准行立法最為盡善至乾隆間旗地仍歸撥補而民地則改行給價竊惟民開田地時
值不齊少給則與情不洽多給則經費不貲並恐民心難繫輾轉啟煩言觀徐自明濟淀之役以價值不敷致滋口實功敗
垂成知給價之正多格礙也且開渠既資公利則地畝自應公派所有挖壓田地仍宜於灌漑所及之地計畝均勻攤還

庶國幣不糜而民情大順矣又奉天以五行生萬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與水爭地而水違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明臣潘鳳梧曰若計開田先計儲水荒政要鑒曰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為體用為上流之壑為下流之源全繫乎澤澤廢是無川也畿輔之地百川輻輳浚滌以為之容蓄而後潏不虞汎濫旱不至焦枯自規圖小利者於附近淤地日漸占壟以至阻礙水道旱澇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關繫非小夫治地之法將有所取必有所棄彼第知澤內之地可為田而不知澤外之田將胥而為水其弊視即鹿無虞壑空導訪者始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畝務須查明界址分別剷除永禁侵墾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此正經營之始所當早為禁絕以杜流弊者也又察西北諸省古稱沃饒之地甚多河渠溝洫漢唐以來代有興舉成效著於史策自水利積久失修膏腴之壤皆為陸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驟舉稻田之利語之人必不信然粵西民俗則又止知水田種稻不知旱地可種雜糧先臣李紱因地利有餘利請多覓農師教導兼植北方梁粟易地以觀可知南北種植之法端由民習不聞土性也今請俟畿輔倡行之後確有明效且其親稻田之入倍於旱田自必開風興起乃以營種之法頒之山陝豫東諸省各隨宜相度以漸興舉由是推行愈廣樂利愈宏財用阜成家給人足風俗純厚經正民興東南可藉蘇楸困而西北且蕃慶屢豐此億萬世無疆之福也

議復直隸屯政水田難以興舉疏 訥爾經額奏云竊臣於上年二月內入都 陛見准軍機大臣奉 旨發交工部侍郎徐士芬奏籌議天津一帶舉行屯政開墾水田一摺並圖說一冊當經臣詳加閱看飭令兩司暨天津通永二道查照原奏按摺圖冊詳悉核議維時因善辦海防未能即時查辦議覆自撤防事竣據該司道等查明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地方難以舉行屯政開墾水田核議詳覆臣復以水田藝稻其利甚溥如有一邑可行即收一邑之利未可因天津一帶窒礙難行概置勿論又飭令各州縣將境內河道情形並從前曾開水田未開水田之處一一詳查博訪輿論是否可行繪圖呈驗以憑核辦嗣據各府州縣先後查報或境內並無河流或間有泉源而水勢微細難資挹注其有河道之區或兩岸高阜不能引水即有河流稍低尚可引水又苦於水無出路慮有淹浸之患是以從前曾開水田之區或因沙水衝壓坐致荒蕪或因河道改移不能浸灌仍改為旱種計現在所存水田不過十之一二各將難以興舉情形稟覆前來臣查古人屯田之法有征調足軍餉皆為邊防起見然必實有泉深土肥無人耕種之地乃募兵民以行屯政未有不因地利而能行之者今天津至山海關一帶雖係濱海仍在畿輔近地戶口殷繁營生之計日出凡有可田之處無不開墾

即至葦蕩蘆溝皆有主業幾於地無遺利其無人開種者乃沿海鹼灘土性斥鹵既非同於三邊沃壤可事耕耘湖水鹹
澇又非同於江河支流可資灌溉使必勉強營治非無敵敵之區然尚須買取民田實以工本於兵食大計仍屬無補至
以全省而論西北水利之說始於宋元至明之隆慶萬曆間徐自明汪應蛟輩應舉諸人於豐潤王田及天津之葛沽等
處先後試墾水田旋即罷廢我朝雍正年間直隸大水怡賢親王周歷畿輔大籌水利始興屯田之議自四年至七年
統計全省墾田六十餘頃而行之未久半歸荒廢惟其屢興屢廢之故不但南北水土異宜其始銳意創行帶項充足疏
浚濬開泉源建閘壩設涵洞修陂塘築圍圩以及牛具籽種一切工費皆不惜重帑督民耕作小民趨利如鶩自然踴躍
爭先其後發帑過多勢難為繼實者又未能如期徵還於是開墾涵洞等工之在官在民者均不免逐漸廢修牛具籽種
之有資無運者更不免追呼捉比遂不復言水利此歷來興廢之實在情形又道光十九年開前兩廣督臣林則徐奏請
興辦天津等處水田經陞任藩司陸費瑤遵旨出省周歷親查各處情形與此次所查相同惟天津鹹水沽等處有地
二十餘頃尚堪改種稻田當經勸民試墾詎春間興議秋間即被雨水浸淹以後再難耕種臣稽之從前事實參之現在
情形天津一帶欲仿屯田之法以兵耕種則地有未宜即全省各處欲仿營田之法以民耕種而亦多未便且興舉工用
為數甚鉅當此籌計經費之時未敢以有用之項輕議試行惟直隸大勢西北地高而處旱東南地窪而處潦民生之計
但在地方官於境內溝洫勸民以時疏通庶期早潦有備其雖有溝洫不能蓄水或欲開溝洫工程較費者即勸民相度
地勢開鑿井泉以車戽水亦足裨益田功臣前至省南閱伍時見民開用水車汲井水以溉田機關利便以驟馬牽轉不
費人工詢據農人每車一具大約約需費制錢四十餘千小者約三十餘十一車可用十餘年當即購買大水車一具帶
回省城勸令民開試用並照造樣式發交各府州飭令查明各屬如有民聞不知用此水車者即照樣製造勸民試行灌
溉每井一車田多者一家可為一井田少者數家亦可公共一井但使地方官盡心民事實力勸導則遠近相傳知其利
用處處仿效而行即遇雨澤愆期田苗可無生受旱乾之慮如此因勢利導不動官帑不拂民情較之開墾水田尚覺勞
而有獲據司道等具詳請奏前來所有直隸地方難以興舉屯政水田情形理合恭摺復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將水車
作法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謹按水車之法仿自南方不費人力而水自灌田較之北地輓轆第一人之力日澆一二畝
者勞逸不啻霄壤然僅能施之於河不能施之於井今北方摹仿其意製造井中水車法用大輪盤一具輪外周加鐵齒
再用一無齒小輪盤將大小二輪中穿橫木若車軸然另用短橫木六根一頭連於小輪之邊一頭連於大輪之內六面

排勻如車輪之輻再用一長方木中鑿二槽將車軸置於槽內使其旋轉橫置井口中用木水斗數十箇貫以鐵樞搭於兩輪中間輻條之上將水斗於井中視水之深淺定水斗之多寡總以及水為度上用大輪盤一箇輪外周加鐵齒中置直木平立於大小兩輪之旁帶動此輪則此輪之齒撞彼輪之齒而彼輪自動水斗因之上下井中之水自然汲起輪空之中置一木槽以受汲起之水注田間祇須驟一頭牽動盤旋每日可澆田十數畝既省人力可補天功使處處仿行將見水車之利可等於南方矣

請定天津水田章程疏

崇厚奏云竊維水利為農桑之本田疇乃衣食之源直隸拱衛

神京瀕河濱海湖自宋元明以

來何承矩慮集徐貝明汪應蛟左光斗諸人講求水利留於京東京南及天津河間府等處先後試墾水田我朝雍正年間直隸大水怡賢親王周應麟輔大興水利開墾稻田六千餘頃閱今百數十年漸有荒廢而沿河州縣尚多種植杭稻永享其利士民慨其遺蹟至今稱道咸豐年間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廢棄倡勸捐資在於鹹水沽營田三千五百四十畝葛沽營田七百五十畝挑溝建閘引用海河潮水以資灌溉就地招集農民發給資本認種其時臣隨辦海防親見相度規畫遂使斥鹵之區成為沃壤今已四載歲獲有秋於是附近鄉民咸知水田之利即有泥沽等村自行開墾稻田多頃聞風興起確有成效上年夏間僧格林沁將前開稻田奏請諭旨交直隸督臣派員經理臣飭委天津海防同知姚經陞就近經理在案臣覆查水田藝稻其利甚溥自北直鮮田疇之利致運粟於南方果能不憚煩勞不計近功因地之宜順水之勢相機營治則開得一畝即得一畝之益洵於國計民生實有關係臣往來海口嘗見沿河荒地一望無際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荒而不治深為可惜查大沽協都司鄧啟元前於僧格林沁創開稻田之時即係該都司隨同辦理情形熟悉臣復派該都司前往將前開地畝現在情形詳細履勘茲據鄧啟元姚經陞而稟前開地三千五百四十畝近年有佃認種者二千七百九十畝此外地畝因地勢高下不一距水遠近不同收成未能一律佃戶賠累難支因而佃逃地荒該委員等詳細查勘其中尚堪招佃承種者二百四十畝餘五百一十畝非滲漏不能儲水即鹽鹼不能滋長實由地勢使然尚非耕耨不力必得添開進水溝一道則前項荒地留有二百畝可以招佃承種並於溝旁荒地可開闢七百五十畝一律引水種植共計收復並新開地一千餘畝俾已成之田尚不致仍復廢棄而水利可廣至各該散佃除咸豐九年所募者經格林沁給與資本外其新招之佃並現議開墾之地佃戶均應發給資本春借秋還歲以為常俾得及時播種並擬購屋十數間以資安頓固米之用統計建築橋閘

挑開溝渠並佃戶資本置房價值共約需京錢一萬五千七百餘吊秋後仍可繳還永遠作為籽種資本之用查天津道庫應年收存租米變價據該道李同文聲稱除因公用外尚存銀一千五百餘兩又上年新收租米約可變價銀二千兩以之儘數動用現計不敷一千四百餘兩擬在於洋藥廢項下暫時借墊俟收有租米報備即行還款至僧格林沁原定開墾章程每地一畝初年交租米三升三合次年五升三年一斗八升俱按海口市斛交收此後永以為例並無增減又每地一畝五分交稻草一束計重五十斤現在各地啟征租數應即照例辦理惟據各佃聲稱地土有肥硯即收成有豐歉每年秋禾登場除交租米所餘無多不敷一分人工之用賠累難支懇請量為減租臣詳加體察除舊沽稻田係交營兵承種原定每畝交租一斗二升本不為多且土脈肥饒收成豐稔毋庸置議外其餘水沽地佃多係力作貧民若不少至總佃副佃所種之地應交租庫酌免十分之三以示體恤而免藉口臣為力保已成水田並增廣水利起見如蒙俞允臣即飭天津道督飭該員等查成總佃招募誠實農民認種一面將應修各工趕緊照估妥辦嗣後稻田收穫租米除變價給給資糧並歸還借墊暨歲修溝隄外所餘稻米即仿照義倉社倉之例由天津道妥為經理存儲以答 皇仁而垂永久

請將荒地試墾水田疏 同治四年十寶第奏云竊臣等聞甯河縣與天津縣交界地方有荒地六七十哩曠無居人地力廢棄良為可惜查甯河等縣所屬塌河浪單糧城七里海陳家溝東陡頭新河一帶瀕臨海河若引水灌漑可開稻田一千餘頃歲可收稻米十萬石於北地倉儲近畿民食均有裨益因思咸豐九年開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駐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荒廢倡勸捐資墾得稻田四千二百餘畝遂使斥鹵之區成為沃壤嗣經侍郎崇厚督員經理頗著成效臣十寶第函致崇厚詢訪情形旋據覆稱軍糧城一帶臨傍海河潮汐相通無水之時可以灌漑水漲之時可以宣洩須官為經理開闢二道以為蓄蓄節宣之所計渠一道工長三十餘里兩道共長六十餘里約需工價一萬數千金必得官為籌款開成之後招佃墾種確可得稻田千餘頃變斥鹵為膏腴洵為美利等語查該侍郎在鹽水沽一帶勘墾水田連年收穫稻米頗豐辦理極為熟悉可否 飭下通商大臣侍郎崇厚派委委員會同地方官前赴軍糧城一帶履勘情形酌議章程與臣等及直隸總督會商奏請 諭旨定奪以便遵行倘能辦有成效則近畿可得十數萬稻糧之益而曠土咸成沃區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請議行畿輔水利成法疏

同治十二年王家璧奏云奏為疏黃濟運為此時之良圖聖田近畿實萬世之長策願懇 飭

查道光中林則徐奏陳畿輔水利請仿雍正年間成法試行原摺 飭下見臣督臣妥議籌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聞黃河之入中國首於積石而尾於渤海其經流本行禹貢冀數州之境歷商及周日益南徙至漢決于始通淮泗宣防既塞河復東北入海二渠九河疏復高迹不為患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復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而後世治河尤難於漢者以治河兼治漕也克齊都冀三面距河非不以河為賁道而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取給旬服不仰給於千里之外其慮至為深遠我 朝定都於北漕米自南本固明制治黃濟運治淮制黃合計京倉一石之儲庫帑不啻數倍河運或阻濟以海運 國家之福幸獲無虞然利害至大所不能無萬一之慮也故臣林則徐忠誠體 國實事求是博考周諮輯為西北水利說數年然後成書自湖廣總督調任兩廣通會書成奏陳 宣宗成皇帝以其時洋務方起未暇施行原奏內稱恭查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聖成六十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微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郭字敬虞集明臣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輩歷歷議行多見成績 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聖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等皆詳言之臣見南方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斗麥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當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數所運使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更可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開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因請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場試行興工之初酌給工本若墾有成效則花息年增一年如成田十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可先酌改南漕十萬石行之年久多蓄蓄則河漕經費益可大為撙節等語自徐熱思審處為 聖朝天庾萬世之計起見而或疑其以昔人治水先治田為確論且謂直隸地方若俟取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似乎言之未審蓋未有水不治而能成田者也然林則徐所稱律行溝洫之法即治田即治水也不待取水全治而後營田非不治水而專治田也其言正為破羣疑而發臣竊以為地平天成為功大矣而孔子特贊其盡力乎溝洫必有以究其實觀其深者且禹之自述其功亦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濤吹濤距川矣亦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矣是營田治水同時並舉田間之水遠於川大川之水遠海 營田亦即所以治水也禹貢所紀功多兼施分之為溝洫吹濤之小漕合之即疏濬決排之全功史遠作河渠書滋固更為溝洫志蓋亦有見於此林則徐所奏雖未試辦

於畿輔曾著成效於新疆後自戊戌起用 成皇帝深知其非徒託空言矣今河流北徙挽之南趨則積淤已高聽其事
行則運道宜顧現在經費未充不得不隨時擇要堵挑無誤漕行據思經久之計直隸永定諸河亦時有水患惟南有磁
州北有玉田豐潤尚得水田之利而推未廣 則取林則徐前奏見諸施行此其時矣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澆
田分殺水怒正賈讓所謂治河中策而於 國家則所期粟米充溢近畿庶南漕不憂梗阻河流亦可因勢利導況兵燹
以後漕糧久微折色無改折難行之慮漕船多未修復無水手難散之虞如果力興水利霖潦則川澮分瀉旱乾則桔槔
灌救告得年穀順成河漕得即不少足 國富民萬世之利似在於此除高松年文彬丁寶楨游百川黃河寧運情形各
摺達 旨謂議外所有道光中林則徐奏陳畿輔水利一摺可否 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妥議籌辦之處伏候 聖明
裁斷訓示施行再明臣鍾惺有言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操其中
不敢復言溉矣臣竊查直隸水利自怡賢親王辦有成效至今玉田豐潤尚食其利後來議辦者或以主持無人動多掣
肘或以畏難自安虛應故事又或不能測量地勢高下因於高區而水不及因於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見功因噎廢食而
旋鑿旋廢之田大抵田塍單薄水道淺隘不合體理溝洫之法源無所容旱無所溉水術沙壓荒棄不治加以西北民間
多倉庫多難地廣農情狃於難糧用力不多廣種薄收即自謂足食不務積儲每憚耕耨稻田寬體塗足之苦勸勞尚
恐不從聽之必多荒廢舉行潞礙有此數端臣竊以為井田雖難必復而溝洫隨地可行南方蓄水之塘也墾墾深廣丈
尺雖不盡台畝澮溝洫古制而自田間水道漸次達於大川實得古人遺意因塍修築堅厚酌留缺口啟閉以備旱潦亦
猶古溝上有吟洫上有涂之制今誠測量地勢高下參用古今成法溝洫層次疏濬深通所起之土即以修築田塍全水
得盈科後進即節儲蓄即地勢較為高平苟非去水太遠亦可相勢開鑿塘池上收雨水旁引泉源枯槁機器導遠汲深
兼資人力至於夾道溝渠雖去田疇較遠亦須疏濬深通無則相勢開之如有泥沙衝壓隨時挑濬即以所起之土墊道
培塿如此則吟涂道路皆止水之防也遂溝洫澮皆蓄水之區也水漲有所宣洩歲旱資以灌溉水由地平 地皆成沃
壤矣又明保定巡撫汪應蛟屯田海濱於天津葛沽一帶以閘浙治地之法行之置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二處耕
種五十餘畝內水稻每畝收四五石粟豆得水每畝亦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高立槁物土之宜是亦宜使民知也即此
推之斥鹵可變為膏腴則早晴得水而改種水稻其利可知已至招墾勸勞一切未盡事宜應責成督辦大臣隨時籌度
期在舉行無滯不違責以速效庶可成此遠謀伏候 聖斷施行

擇地酌開上洩南運下注營田河疏 李鴻章奏云竊直隸南運河上承山東河南山西汴衛漳諸大川之水其流甚巨汎漲每虞漫溢是以從前於東境四女寺哨馬營直境捷地興濟等處共開減河四道以資分洩道咸年間減河皆就於廢迄未重開於是全河之水悉在天津三汊口一隅上游數百里隄防既甚危險下口更不能容洩蓋汊口係永定大清灣河南運北運五大河總匯之路僅恃一綫海河曲折趨赴大沽入海實有擁擠不下之勢前於三汊口以北陳家溝添挖減河別通北塘入海但與南運河無涉若欲挑濬捷地興濟舊有減河其下游久已淤成平陸工大費鉅無此財力低可另行擇地酌辦上年秋冬臣飭統領盛軍天津鎮兵周盛傳天津道吳毓蘭候補道史克寬往復相度查得津城東南相近海口地面業經盛軍自開引河一道以為軍民營田灌溉之用上自興農鎮下至西大沽出海計長九十里並有減河六道各長數里順流分洩而入海河尾閘又有無數溝渠左右榮帶大可因勢利導爰議自上游靜海之新官屯南運河東岸起至興農鎮六十餘里開成一河即可直接該軍營田之河分洩南運盛漲入海免致全注天津三汊口壅遏為患查勘地勢既順下口亦暢其開大半驗地並無耕基且下游已有九十里現成之河可期事半功倍遂酌定開挖口寬十丈至十二丈底寬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之土於兩岸十丈外各堆成隄庶隄內共有三十餘丈容水之地其新官屯河頭建石質雙料五孔橋開一座以資啟閉沿河分建石鐵柱板橋四道以便行人惟庫款極絀勢難全雇民夫辦理不得借資兵力當飭抽調盛軍步隊十一營銳軍步隊十營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間等處練軍步隊十三營共合三十四營即責以挑河堆隄事宜於今年二月初齊抵工次分認段落各興辦每營酌給鐵筐器具等銀一千兩先期派員劃清界址又量隄河所佔民地分等核發價值給除糧租一面購料集夫興造開座橋道以工代賑正值春冰甫泮積水盈途且地近海灘掘下二三尺又復出水工程甚形棘手在事員弁不辭艱苦親率兵夫設法挑溝厚水節節掘辦胼手胝足悉力經營即於四月二十日全河挑挖完竣兩岸堆築成隄並於隄外另挑溝道以瀉附近滙水而免漫淹民田臣於四月二十七日親往周歷查驗丈尺均過原估河身通暢橋欄堅固上洩南運盛漲之水下注盛車營田之河於水利農田實有裨益而津城迤西至東阡陌縱橫河渠復繞將來啟壩放水其尾閘應否再建欄閘開座或沿河尚應添建橋道隨後查看酌辦仍飭該鎮道等妥籌修葺章程督同地方文武隨時認真經理以垂久遠再盛車營田河由朝宗橋而東順流九十里至大沽海口併橫河溝渠無數者為盛車營田河其西所流而上六十餘里至靜海縣之新官屯有關接入運河者為南運減河先是津靜之交荒曠百餘里積潦縱橫水不可舟陸不可涉行旅趑趄視

為是達十三年盛軍由馬廠赴新城工作總統盛 傳始治大道高出平地數尺於是潮汐之至甫有捍禦並設火站四
站十一以利往來是年盛軍初屯田乃以勇力先濬葛沽下引河二十里由楊會莊繞南面東通於新城城河光緒二
年盛軍既移駐新農鎮遂開鎮下游迄新城三十里又自營北疏引河二十餘里以達鹹水沽二年開減河下游自新城
達大沽入海而於南開別濬支河使與正河分派交匯共約三十里上游則由新農鎮而西至小興莊止疏濬遠近同於
下游又自志字站西開減河三十五里匯於鎮河三年夏開新城東南減河四十里所流而上至西小站其秋又自新城
小西河上游附減河南隄外開支河達西小站亦四十里四年夏開泥沽通海河二十里南接道字站是冬又濬鹹水沽
河繞潘家溝達於仁營所開之河計里二十又於河西開河二十里東北通鹹水沽減河西南通西小站減河又繞東大
站開河十餘里達新農鎮五年二月開泥沽達西河自潘家溝繞出仁軍屯田之西又分出支河以達鹹水沽河東大溝
皆紆折塘壆計將四十里此皆盛軍自濬營田之河也

張穆與直隸某方伯書 頃迂道晉謁感承拂拭深談之下輒思妄有所陳竊惟今日因籌備之術思為反本之論一二賢
達頗以畿輔水利為言而水利之興先須請帑 國用支絀議必不行不行則亦徒為美談而已穆以為未議水利先須
去水害水害去即水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攝野潦俾有所歸二語足以盡之即收攝野潦之法亦非議疏濬築未能
奏功盡善則姑請就其簡易者而試行之莫若通飭沿驛州縣於大道兩旁逼近民田者浚溝補樹移土培塗此有乾隆
間孫文定方恪敏成案可循且舊渠尚未淤沒並非新起蘊窳夫亦水利之一端所謂未能快其胸臆且先利其咽喉也
昨過定興見新任縣令於邑之名人古蹟各刻一石表之道旁穆雖未知其人信能通曉吏事及實心為民與否要其好
名好事則無疑也責以此事則定興一縣之路溝修矣直隸一省料如此州縣尚不乏人上游果擇而任之優加獎厲乘
此三時之暇可以不日而觀厥成其有益民田水利實非小補水有所歸不至害稼利一夏秋間行旅不為水阻利二車
馬不能繞越蹂躪禾麥利三伏莽之盜多匿影田中溝之寬者可制其竊發利四蝗蝻或生易於捕埋利五其浚之也即
以本田之民完其本段之工必樂趣事稍有難派為費亦少故愚謂此事尚可行也倚裝草草未及條議其詳憶經世文
編水利門內載有數文檢閱而放行之正不疎穆之親經也冒昧之愆尚祈鑒宥不宣
浚說 陳文述曰文選注云浚者如淵而浚也水經注云浚陵水之異名也唐韻浚泊屬韻會浚淺水也文選江賦椅澨為
浚註云澨與浚古字通則浚通於澨矣爾雅釋器云澨渭之望註云澨澤澨也今江東呼望一切經音義云澨古文澨說